



与ChatGPT共舞……文弄墨

ChatGPT等以大型语言模型技术为基础的聊天机器人，还有多大的语言和学习潜能，是我们还未发掘的？或许，对于语言教学，这类文字类生成式人工智能（AI）给教师、学生，带来的既是挑战也是契机。挑战，是学会如何善用而不滥用；善用，就是契机。

例如，它写作、编故事的能力惊人，而且能按提示所说的读者对象，更改内容语境和调适语言水平。如请它“写一则限300字的故事，故事中得使用成语‘不管三七二十一’‘生机勃勃’和‘啼笑皆非’”。三个成语貌似风马牛不相及，它却能生成一则符合条件的以动物为主角的童话故事。接着可请它重写这则故事，读者对象改为第一语言水平高中生；它就生成出一则仍使用这三个成语的故事，内容讲述某高中生参加学生团体并接受新的挑战。

把这则故事作为符合学生生活情境及心智年龄的阅读材料，教师还可请ChatGPT拟出若干选择题和开放问题来考一考阅读理解。它还可以出“拓展问题”，如“想象你也参加同一个团体，你会贡献自己的哪些才艺或技能？”原文中没有答案，学生得延伸思考，把阅读理解联结到写作。

ChatGPT可支持第二语言（二语）习得理论底下，包括可理解输入假说、可理解输出假说，和互动假说等所指引的一些教学设计。实际上，绝大多数当代二语教学模式，都受到这个理论影响，且一再证明有效。“可理解输入假说”是指在学习过程中，听、读那些学习者基本能理解的语言输入，以助扩展词汇和语法知识。

例如，为了学习“比较”这个词，可提示ChatGPT：“请以‘比较’一词造四个句子，逐步提升复杂度。”“‘比较’是多义词。请根据比较的不同词义，造三个句子。”这些复杂度递增或不同词义的例句，可组成语料，让学生通过推理、归纳来掌握“比较”一词的涵义和适用语境。再进一步拓展词汇，问ChatGPT：“请举出不同语义的‘比较’的近似词及各造一个句子。”

“可理解输出假说”则指让学生用已学会的语言构建句子和对话，即使出错或不流利也无妨，对方可理解就行；但对方若不理解或误解，学生就得修正自己的输出，在这过程中促进语言学习。

例如，老师可让学生将以下提示输入ChatGPT：“请出题让我写一段

文字。在我提交了段落后，请针对用词、语法、文风提供反馈及改进建议。”或者：“请你扮演翻译者的角色。我先写一个华文句子，请你把它翻译成英文。我会检查译文，看看是不是我的原意。如果不是，我会修改我的句子，再请你翻译。我们重复这个程序，直到我的句子完全正确。”

最后，“互动假说”表示语言学习在互动中更为有效，通过与他人交流，更容易掌握语言。其重要原则是“先流利，后准确”，先放胆讲、写，不急着纠错。

如我们可提示ChatGPT跟学生角色扮演，模拟对话：“请扮演一个抬高价格售卖纪念品的街头摊贩，我则是一名游客，跟你讨价还价，让我练习华语会话。”ChatGPT果然老王卖瓜，油气十足，喊价有技巧，跟现实中类似摊贩的小聪明和口才有得比。或来个故事接龙：“咱们来个互动讲故事。我先起个头，你接着讲。我们一来一往讲故事，在对方的好点子的基础上继续发挥，一起构建精彩十足、想象力丰富的冒险故事。以下是我的故事开头。当我提示：‘故事接龙结束。’时，请修正我在讲故事过程中的用词和语法错误。”

有没有留意到上文中，可理解输出、互动假设两类的例子，不再是一般用户以为的ChatGPT只能老是被动等待提示，如问一道问题或要求生成一段文字，它回复后再被动等下一个提示？这类提示，是在“训练”ChatGPT接下来如何自动化地跟用户一来一往互动，且能依用户的每次输入，调适下一个回复。原来ChatGPT能化被动为主动（如：模拟求职面试情境，学生扮演求职者，ChatGPT是面试官，持续主动提问）——只要你能超越“问对问题”，进入编写“训练”提示的层次。

学生可独立进行自主学习

与此相关的，是ChatGPT能否在教师不在身边的情况下，支持学生独立进行自主学习？

回看上面的可理解输入类的例子，可以是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发出的提示。问题是，绝大多数中小學生都缺乏这方面的能力，未必真正懂得“问对问题”、修改提示（这同时涉及他们的语言、思维技能），与ChatGPT持续互动。ChatGPT尽管语言知识和技能惊人，可它不懂得教学法，不知课程内容及学习目标，须要教师介入设计围绕ChatGPT的课堂教学

活动，或提供训练提示来促成学生执行自主学习。

教师可提供以下结合学习与评价的提示，让学生居家自主学习：

“ChatGPT，我是个华文二语水平的中学生，你是华文老师。请发问问题考一考我的词语知识，点评我的答案，然后再根据我的学习进度提出稍难的新问题，直到我提示：‘可以结束了。’然后请你总结我的学习成果。”

教师还可以进一步把某中学年段课程中的完整生词表剪贴到指示里，指定出题范围；但学生若能提供非标准答案的正确答案（如学生答了一个同义词），ChatGPT也“看得懂”并能接受，或主动解释两者的细微差异。

我们还实测了ChatGPT支持学生写作历程的功能——它能把产品导向写作（一次过写完、提交作文，教师批改归还）转换为历程导向写作（又译“过程写作法”）。例如，把一篇本地中三学生在班上完成的议论文《如何培养青少年的义工精神》输入ChatGPT，先请它纠正标点、字词和语法错误（它在10秒钟内完整列出，并给予纠正建议）。然后输入一个评价标准（含内容逻辑性、结构、文采和修饰手法等指标），让它逐项打分并提供文字点评。这样，学生可参考点评改进作文。但对于较弱的学生，替代的做法是给它指示：“请在保留原文内容的原则下，按你上述的建议，改写这篇文章。”它即生成新版本供学生参考。再来，请教它能新增什么论点、举例——它建议引入统计数据、引用成功案例、强调义工活动与个人发展的关系等。

论述如何“善用”至此，看官是不是又开始担心“滥用”？其实有哪个颠覆科技诞生时，不会造成某些技能被淘汰，须要学习新技能的？如果语言学习的一大目的，是培养生成文字的技能以“解决问题”（如发电邮），那人和越来越聪明的机器，如何重新在“文字生成”这类任务中重划分工合作的界线，让每个人在学习阶段中，在不影响基础语言发展的情况下，掌握更有效率的“问题解决”方案，仍须语言教学领域的有识之士跳出既定思维，共同找出平衡点，以指引教学改革策略，如让生成式AI循序渐进地介入学生的语言学习历程。

作者黄龙翔是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高级研究科学家
吕赐杰是南洋理工大学终生荣誉教授
香港教育大学讲座教授